

心弦

绣球花开

喻语

初见绣球花是在去年春夏之交,一好友乔迁新居,应邀前往。好友家的庭院里种满了花草,女主人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花的品种,尤其推崇她最得意的劳动成果——绣球花。

说实在的,在这之前,孤陋寡闻的我并不知道,在美好的大自然中,还有一种花叫绣球花。所以当时听到绣球花这个名字时,脑海里首先出现的是古代抛绣球招女婿的场景。据史料记载,抛绣球的习俗,最初是青铜器铸制的古兵器“飞砮”,而且经常在狩猎中应用,后来逐渐演变成男女青年表达爱情的方式。

再次见到绣球花已是今年的五月。听说宁海有个地方因为绣球花成了网红打卡地,一个周末,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宁海骆家坑村,走进了一个看得见山,望得到海,能拥有花海的空阔清新的山海之村。

骆家坑村位于强蛟半岛的长山岗,是临港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,也是一个千年古村落。骆家坑村地处偏远,当地人用“不上不下骆家坑”形容自己的家乡。近年来,宁海实施乡村振兴乡村战略,骆家坑村的村民们团结一致,利用依山傍海的环境优势,对村庄进行了有效的整治提升。村里带有艺术元素的观海民宿、露营基地、咖啡馆、泡泡屋被许多游客所喜爱,但最受人追捧的还是那些鲜艳动人、成群连片的绣球花。

绣球花也叫八仙花,是一种草本植物,冬天落叶,春天再生,花型丰满,大而美丽像绣球,其花色有红,有紫,也有蓝,可谓五彩缤纷,令人赏心悦目,是常见的观赏花木。明清时代的江南园林中都栽有绣球花。许多不同时代的诗人也对绣球花多有描写,如宋代诗人顾逢作诗《正绣球花》:“正是红稀绿暗时,花

如圆玉莹无疵。何人团雪高抛去,冻在枝头春不知。”赞美绣球花不落俗的清新雅致。

五月的骆家坑,绣球花绝对是主角。在庭院前,田野上,村道边,山坡上到处都有绣球花的身影,有的鲜红似火,有的洁白如玉,有的艳紫妖红,还有的像硕大的蓝宝石,一团团一簇簇,千姿百态,奔放热烈,灿烂绚丽,仿佛撞击着春天里骆家坑人们的无限梦想。游客们也都被绣球花所带来的美景所倾倒,徜徉在花丛中观赏拍照久久不愿离去,有的为了取一个好的花景还排起了长队。当地的老乡对我们说,村里带领大伙乡村振兴乡村,特别选择种植绣球花装扮村庄,现在看起来是做对了,花开时节整个骆家坑更是热闹非凡,来旅游的人络绎不绝,也给村民带来了更多致富渠道。

如果说去年在好友家,我初见

绣球花还没有对其留下深刻印象的话,那么这次骆家坑之行已十足地勾起了我对绣球花的喜爱之心。同去的妹妹也说想买几盆带回家。

骆家坑回来,转眼就到了端午节。这天,我们兄妹几个相约一起到妈妈家聚会,发现妈妈家阳台上多了六盆色彩各异,楚楚动人的绣球花。妹妹喊道:“妈,哪来的这么漂亮的绣球花?”“那天后来下雨了,急急忙忙的,你们不是没从骆家坑带绣球花回来吗,我昨天特意去花鸟市场买的,怎么样,你们喜欢吗?”妈妈边回答边走到阳台。真是知女莫若母呀,妈妈给了我及见绣球花的惊喜。我默默地注视着,绣球的花瓣犹如美丽的蝴蝶,一个个绣球花由无数个小蝴蝶聚在一起,犹如一个个大家庭。忽然想到那天在骆家坑查看到的绣球花的花语是希望,美好,寓意着圆满团聚。顿时,一股爱的暖流涌上心头……

十里红妆

王文波

因为她的名字,我终于来到这个神往已久的“圣地”。

目光流连于布展中琳琅满目的藏品,明清时期嫁女的热闹场景、新婚的温馨画面、旧时女子穿针引线的闺房之乐仿佛立时映入了我的眼帘。婚嫁的器具、女子的闺房、各式女红用具……无不在向我表明,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“十里红妆”,我家乡的“十里红妆”!

“十里红妆”,这样美的名字,源于江南特有的嫁女场面。迎亲嫁女的队伍绵延数里,成了民间让人向往的红妆之路。

有那么一刻,置身于展厅的我好像也痴住了,甚至无法以只言片语来描绘我想诉说的。她让我眼花缭乱,但是,她又是那么真切地立位在那,仿若在向“诉说”着什么。

我看见一张张金碧辉煌的“千工床”,好像一座座变小的戏台,演绎着旧时古老的不为人知的情节。那时的人,讲究的是“一生做

人,半世在床”的处世理念,真真切切合了“人生如戏”这句话。还有几架雕刻精美、让人叹为观止的花轿,朱漆为底,雕龙画凤。我想,那时出嫁的女子肯定很幸福吧,离家固然感伤,好在还有美的花轿可冲淡出嫁前的酸涩苦辣,聊以自慰。

辗转于展厅,看见了各式各样雕刻精细的木桶,还看见了新娘别致的梳妆箱、红盖头、针线箩……让我印象深刻,或说内心震撼的,是一个朱砂和金饰打扮得十分精致的缠脚架。这个令无数少女痛苦的缠脚用具,就这样“赤裸”地陈列在我面前。一刹那,我联想到如“长妈妈”那样的旧时女人,因为封建和愚昧,在那时承受着“理所当然”的苦难。

走出展馆,我向工作人员打听这个地方的来历。“十里红妆”博物馆内的藏品,据说是一位姓何的先生,从自己二十多年来收藏的上万件精品中选出来的。

这里千姿百态,风情万种。真如她的名字那样,十里红妆,妆点了江南婚嫁的文化之美。

白云苍狗

拂衣

行驶在高速路上,道路两边的高压铁塔耸立,铁塔之间的电线斜斜地将天空分割成五线谱。凝望窗外,天气晴好,云朵变幻着身形,那么缓慢,那么厚醇,似乎就在我们的头上,伸手可摘。远处看,层层又叠叠,连绵起伏数里,看不到尽头,云的那边似乎藏着一个宫殿,云殿里是不是还有另一个世界?那一刻,我想停下来看看云。

自搬新居后,偶尔会在下班途中见到最后一抹晚霞。总是会晚那么一刻钟走出单位大门,晚霞最热烈的时候已经褪去,只剩下天边一道残红,只能在朋友圈里看到各种打卡留影。一次周末,从家中出来,看到西边红日落未落,天的那一边有什么?便催促着先生驱车向西,一路飞驰。我与太阳比时间,想赶在日落前一睹云霞全貌;想看一看躲在高楼后面的欲说还休;想看一看那动人心魄、一望无边的绚烂;我知道它就在那里。可是,我忘记了,人永远抵不过时间。太阳并不是慢慢地落入水中,而是瞬间掉落的。几息的功夫,光芒就褪去,一路行驶的途中,我眼望着它慢慢黯淡,那轮红日一直在前方,无论如何飞奔,它始终不远近在你前方。就这么眼望着它,好像是一点一点,又似乎是一转眼的功夫,暗了下来,原先绯红的天空变成天色,带着几分灰蒙,几分蓝调,几分烟紫,慢慢蓝色和黑色越来越浓郁,直到完全吞没。

突然想起初三那年,班主任带我们去奉化溪口秋游。中二期的少男少女,借着中考前放松的幌子,浩浩荡荡,一路向北。那个时候,班里的学生已经自然而然分成了两派,成绩好的同学,开始懵懂地认识到,接下来的日子是改变人生道路的关键,显得异常沉默。成绩差的学生,带着兴奋,有些世故,又有些天真,他们抓紧最后的狂欢,拍照最流行的明明是剪刀手。他们不知道,又或者明明知道却装作不知道,不久以后,大家就将真正地各奔东西,这样无拘无束的日子并不会很久。

车上,同学们或低声细语、或谈笑风生,或打闹嬉戏,此时的我因为晕车,显得格格不入。忽然,全车的人都骚动起来,我半眯着眼,勉力睁开一看,车子正开在半山之中,雨后初晴,云雾环绕,目之所及,烟波浩荡的云海,恍若仙境,觉得也极具张力和美感,雕塑般的线条,剑指苍穹,昂扬不竭的生命之源。她在树下劝我:“松月啊,你要坚强,要学胡杨,死了还能站上千年。”我听了潸然泪下。如今我如此黯淡,容颜尽毁,竟然还有人惦记。庆幸自己,还是一颗有价值的树。

当天下午,又有一位少妇带着她的稚儿来到我的新住所。稚儿不嫌我脸黑、身残,围着我欢笑,给予我最纯真的笑容。不念过往,不畏将来,但愿我能熬过伤痛,明年还能开出绚烂的花朵,仍然是小城最有资历的松月之樱。

2013年的国庆假期,亲友们相



光影

骆家坑一角

(吴立高 摄)

第863期 潘山景雁

樱之冷暖

周晓绒

当初看见那边在打围墙,我就很不安。我在这里住了快三十年,围墙还是刚砌的,我不能给别人带来经济利益,我就成了多余之物。我不再是人见人爱,人气爆棚的松月之樱,名贵的重瓣晚樱,而是碍眼之物。

想当初我来到小城,这个偏僻的山海之地。人们对我是多么的关爱,简直就是宠溺。一位干部去我的老家考察,被他高洁的风姿吸引,不惜打昂贵的越洋电话,请示领导,又不厌其烦,办理一道道繁琐的手续,最终扛着我,上飞机,过海关,经过层层查验,道道检疫,才来到小城。

我是小城的第一株松月樱。小城人没见过我的花容,就被我名字营造的意境所折服。引种者介绍,这是一株来自异域的松月樱。花开时节,在春风中宛如一轮明月挂枝头,培育者赐它芳名松月。听者不曾见过我,却对我的花容无限向往,啧啧称赞。好事者顺口吟道:“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旁人打趣:“这是樱花,不是牡丹。”好事者说:“花开时节的心情肯定是一样的,我期待。”

好多人围着我,小心翼翼解开我的包装,生怕伤着我,碰着我,仿佛对着新生儿。含在嘴里怕化了,捧在手里怕摔了,就是当时人们的心情。他们一层层撕开包装,一个个用无比灿烂的笑容看着我,眼里

心里都是期盼和爱怜。我张开双眼,看到人们热切的眼神。大家为了给我找个稳妥的安身之地,从上到下一番大讨论,调研,开会。他们觉得我将来肯定是单位的一份荣耀。他们一致决定我的新住所,东南角靠近门卫的一块空地。那里阳光充裕,无遮无挡,我可以汪洋恣肆地成长。靠近门卫,浇水施肥,门卫大爷张罗起来方便。长大了就像一株迎客松,迎来送往,倍有脸面。

门卫大爷给我浇水、施肥,无尽的关爱。引种者上班一进大门,就来看我,摸摸树身,捏捏树叶,看我就像看自家孩儿。在江南的和风细雨中,我茁壮成长,不负期望,没几年就长高开了花。我树枝柔软下垂,树形成伞状,花蕾红色,随着花朵开放渐变为白色,像雪球,似明月,挂在枝头,我的花瓣有30枚,像层层叠叠的裙裾,我就是人世间最美的丽人。好吟者赞叹:“松前有月,照非樱开,花落似雪,不正是松月樱吗?”小城人首次看见粉团似的樱花,交口相传,绘声绘色,经此一说,都想一睹松月的芳容。门卫管得严,非本单位者不得入内,好多人只得在门口张望,远远欣赏我的花容。不过瘾的,托人关照,才能近距离观看我,他们带着高山仰止的膜拜之情。我在骀荡的春风中,着实得意,听多了夸赞,不免使我飘飘然,如踏云雾。

我亲爱的看花人,一本较具权威的樱花专著《樱大鉴》就指明,樱花原生于中国,小城的山山湾湾就

长满野生的樱花。秦汉时期,已引种入宫苑,唐人私家园林。白居易有诗为证:“小园新种红樱树,闲绕花枝便当游。”大院里的人,偶有闲暇,就偷偷溜到我身旁,看花,闻香。有时闭着眼睛,仰脸等待落花。我顽皮地“啪嗒”一声砸他脸上,他不恼不怒,反而欣喜无比,仿佛中了大奖。指上簪花,翘着兰花指,捏着花朵,嬉笑着回去工作。上级来检查,一般也会安排在我盛开的时节。一进门,我这千朵万朵压枝低的繁花气势,一下子就征服了来访者的心,获得夸赞无数,真是一荣俱荣。

后来边上开了一家有名的宾馆,新人们结婚办酒,常会穿着婚纱来和我合影,一时风光无两。

不知何时,人们都忙碌起来,步履匆匆,也懒得整天关注我。小城也旧貌换新颜,高楼拔地而起。人们为了买房买车,看花的心情日渐式微。

我做梦也想不到,曾经风光无限,小城最大最高龄,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松月,有一天会有这样的结局。他们施我以暴力,锯了我的枝干,挖了我的根。反正喜欢我的人退休的退休,换单位的换单位,已经走得七七八八,纵使我现在长成了大树,枝干粗壮,已无人惜。无人惜,无人惜啊。他们砍我,锯我,锯我,嫌我碍事。我本以为他们要像我砍掉,像垃圾一样丢弃。这样也好,树活千年,不免一死,我死得其所。想不到他们又没把我丢弃,将

我毁得半死不活,再移到了西北角。我苟延残喘,度日如年。我在雨雪霏霏中糜烂,我恨不得老天赏我一记霹雳,让我在天火中焚烧,来一次凤凰涅槃。

开花时节,我看见一妇人来到我曾经的住地。她神情凄然,站了许久。我杳无踪迹,音讯全无,她以为我已经死了。我本想忍着伤痛,大喊一声:“我在这儿。”可我无能为力,我只是一株没长嘴的树。转念一想,就算能开口,也不想她看到,如今丑陋的身躯。这,很残忍。

前几日,她忽然来到了我的身旁。她抚着我的残躯,喃喃自语:“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,松月啊。打听了很多人,才知道你被移栽到这儿。”她看着我的伤残之身,没有半点嫌弃。她看见我树身裂开处,竟然长出一根细长的根须,似榕树的气根,就鼓励我要绝处重生,焕发新生。她拍了我乌黑光秃的枝杈,觉得也极具张力和美感,雕塑般的线条,剑指苍穹,昂扬不竭的生命之源。她在树下劝我:“松月啊,你要坚强,要学胡杨,死了还能站上千年。”我听了潸然泪下。如今我如此黯淡,容颜尽毁,竟然还有人惦记。庆幸自己,还是一颗有价值的树。

当天下午,又有一位少妇带着她的稚儿来到我的新住所。稚儿不嫌我脸黑、身残,围着我欢笑,给予我最纯真的笑容。不念过往,不畏将来,但愿我能熬过伤痛,明年还能开出绚烂的花朵,仍然是小城最有资历的松月之樱。